

中秋的月亮

赵丰

童年的中秋之夜，月光隔着树枝洒下皎洁，祖父把我抱上秋千，把秋千板牵到我身后很远的地方，然后放手，千绳就牵着我前后晃动。坐在秋千上摇晃，心也跟着飘浮起来。我高高地荡进天宇——那是我生命之初离地球最遥远的一次。身子倾斜在秋千上时，我在惊恐中看见了祖父得意的微笑。平时，他总是郁郁寡欢，垂着头从屋子穿进穿出。在祖母絮絮叨叨地诉说着家务琐事时，他一言不发地离开。童年里，我几乎没见过祖父做着家里的什么活儿。印象中，只有在中秋节前的日子里，他才坐在院子的阳光下搓着做秋千的麻绳，绽露出幸福的笑容。

荡秋千，常常要有一群伙伴才热闹。一年的大多数日子里，祖父是不让其他孩子到家里来玩的。中秋这天，他让祖母在院子里摆上月饼，出门望望，看见那个孩子在街上玩，就叫进院子坐在他的秋千上。那几天，我家院子常常会有一群小孩儿轮流上秋千，谁从秋千上下来，祖父赏给他一块月饼。

喜欢荡秋千的感觉，仿佛与孩提的梦想一起飞翔。秋千下滑的那一刹那，好像成人后坐飞机下落那一刻的感觉。

离开了荡秋千的童年，我对中秋节缺失了深刻的印象，给我的感觉中秋节就是吃月饼，吃水果。随着生活质量的逐步提升，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诱惑了，因此每年的中秋节过得没有多少滋味。中年里的许多中秋之夜，与家人的团聚结束后，我回到书房安静读书。不知从哪儿看到两首诗：“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我的书房，是为了我的生存而存在的，徜徉其

一只黑白相间的鸟从我面前扑棱棱飞过，落在山间栈道扶栏上，就一动不动了。

我蹑手蹑脚走近它，清楚地看见了它的小黑脑瓜、黑脖子、雪白肚腹和一双小黑爪。再走近，近在咫尺，我清楚地看见了它圆溜溜的黑眼睛，正认真地看着我。再走近，它依然一动不动。

是一只一掌半大小的喜鹊。是一只傻喜鹊吗？我试探着伸出手，下一秒，不是我以为的惊恐飞逃，而是它向我跳了一跳，与我更贴近了。小喜鹊看着我，小脑瓜左歪右歪，像是在寻找什么。

“小喜鹊，你渴了吗？”我从旅行包里拿出矿泉水，倒在瓶盖里，递到小喜鹊嘴边，它低下头，小尖嘴儿伸进瓶盖，一口一口啄喝。

我蹲在地上，手在包里急切地寻找着，小喜鹊一跳一跳围着我，盯着看着我。我希望此时包里有块面包什么的，可只找到仅有的一块奶糖。

我扒开糖纸，用指甲掐下一点儿奶糖，递给它。小喜鹊歪着小脑瓜，小尖嘴在我两指间精准地啄去那小点儿奶糖。我再掐一点儿奶糖，它又歪着脑瓜，精准啄食去。小喜鹊歪着小脑瓜精准啄食着，好像生怕啄到我的指尖。

我突然觉得这只小喜鹊特像我的宠物泰迪狗狗，一样的和人类友好，一样的通人性。

这是一段通往山顶的盘山栈道，游客不多。路过的一个当地老人对我说，这只喜鹊已经在这停留一周多时间了，它好像翅膀受伤了，飞不高飞不远找不到食物，这一周多时间，它全靠靠路人讨要食物维持生命。

小喜鹊吃了糖，一定会渴，我又往瓶盖里倒了点水。小喜鹊在我身边蹦跳了一会，见我不再给它吃的东西，它叨起装着水的瓶盖就飞。小喜鹊飞得不高，刚刚高过我头顶。

我仰脸看它，小喜鹊叨着的瓶盖里的一大滴水打在我脸上。我机灵一下。许多年前，我也是这样仰着头，也有东西这样打在我脸上，但不是纯净的水，而是一小坨热乎乎的鸟屎。

许多年前，还没上学的我有个外号，叫“野丫头”。这外号，是我常和家附近一帮野小子在一起野而得。

我家附近有一片树林，我和这帮野小子是这片树林里的“杀手”。我和野小子们用弹弓打鸟，我打不准，从来没从树上打下来一只鸟，经常是不小心惊飞了鸟儿。野小子们不让我用弹弓打鸟了，让我负责发现鸟，鸟悄悄地告诉他们。

我们天天在这片树林和有鸟的地方游荡，野小子们练就了精准的弹弓射术。每当我鸟情告诉野小子哪有鸟，野小子一弹弓射下鸟，我就像离弦箭冲过去，捡起或死或伤的鸟，原地转圈哈哈大笑。

鸟就是我们的猎物，猎人对猎物没有怜悯。野小子们把没打死的鸟高高举起，狠狠摔在地上，被摔在地上的鸟血肉模糊。吃鸟肉是平分。我们一起去把死了的鸟身上糊上黄泥，拿到黑小子家，放在他家灶炕烤。估计烤熟了，扒下黄泥露出香喷喷的鸟肉，分食猎物的快感，让我们更有捕杀鸟的动力。

有一天打鸟归来，黑小子突发奇想，今天咱们换种吃法。黑小子组织我们就地挖坑，他找来家里的干柴放在坑里。黑小子说，一会把那些没死的鸟直接扔火里。野小子们欢呼，我也跟着欢呼。

火点着了，死鸟入火的声音沉闷，扑通一个，扑通一个。入火时还扑腾一两下，发出一两声叫的，这是重伤和轻伤的鸟。火舌舔到羽毛，火嘴张得更大……

我正看得出神，黑小子手一抛，又一只鸟扔向火堆。就在这只鸟将要入火堆的刹那，它突然一个转身，带着烟气划出一道弧线朝我头顶飞过来。

一坨鸟屎打在我仰起的脸上，热乎乎的。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已站在我头顶。

野小子们喊：“别动！”我一动不动，野小子们向我围拢过来。有的想用一只手抓，有的想用两只手扣，野小子们张牙舞爪地向

中，心灵不再纷乱和模糊。

那些岁月里，我遗忘了多少个中秋的月亮，真是人生的遗憾。

中秋之夜赏月，是六十岁之后才拥有的心境。在野外，在月光下，我坐在地头，望月，看星，望草木，或者凝视自己的影子。

刚刚退休那年，忽然对书本麻木了，对自然的物象上心了。以前，对迪卡尔的印象源于他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那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打开何怀宏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迪卡尔的《沉思录》，靠在沙发上读了几页，大脑便有些昏沉，也许这是老年的症状，于是扔下书来到街上。

到处是月光月影，空气里弥漫着甜蜜，飘溢着香味。高楼上的一扇扇窗亮着灯，不时有欢声笑语飘下。来到旷野，月亮那样皎洁，月光如此静谧，像铺在地上的唐诗宋词。我坐在田埂上，让身体跟随中秋之夜的风穿梭在草叶中。举头望月，想着祖母说的那句话：每个人在天上都有属于自己的星星。属于我的星星是哪一颗呢？带着这样的遐想，我在如潮的星空里寻找。每一颗都像是，每一颗又不是。

天上的那轮圆月，牵引我的思绪又回到童年的中秋夜。祖母靠着柿子树，一直在看着我荡秋千。秋千荡累了，我便坐在祖母身边。她仰起头，指着天上的月亮为我念歌谣，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句“月亮婆婆”。小时不会琢磨，现在才意识到，这“月亮”是“月”，“婆婆”是“象”。这“象”的产生源于祖母生命的质朴体验。阴柔的月光下，祖母荡过秋千，踢过毽子，摇过纺车，纳过鞋底。这一路走来，月亮似慈祥的婆婆抚摸

她的头发，温馨她的脸颊，慰藉她的情愫，对应她的心思。“婆婆”那人性的称谓，成为她生命里永恒的物象。

一树一世界，一叶一情怀。喜欢凝视月光下的草木，并不扑朔迷离，而是水洗般清亮，夜鸟在枝叶间优雅地叫，不远的的浣河传来串串蛙鸣，一抹月光，一束绿叶，一声鸟啼，一片蛙鸣，这是中秋的夜晚奖赏给人类的自然盛宴，是幽美的自然境界与心灵的和谐融合。

享受自然，是生命的最大快乐。人类需要像笛卡尔那样思考，也需要在大自然中享受快乐，二者并不矛盾。

大自然中，总有一处适合你独处，仿佛是专门为了你而存在的，就像此刻我在田野，简单地思考，全身心地沉浸于月色之下，无须想着那些曾经的欲望，困扰人生的许多疑问被月色澄清，烦躁的心灵归于澄明，归于禅境。这样的环境大约是每个人都向往的，至少对我是这样。

坐在中秋的旷野，顺着秋风的走向，寻找记忆的窗口，在生命的长河里游戏，在记忆里打捞生命的意义，这也许是属于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月空里忽然闪出一些黑色的碎云，烘托着一轮圆月，月亮在淡云中穿行，地上的月光支离破碎，斑驳得像片片残破的瓦片。

中秋的夜晚，是有些寒冷的。我踩了踩脚，手机的铃声突然响起，不用看，就知道是妻子催我回家休息。抬起头，我想和这个中秋夜作个告别，意外的是，圆月的月亮完整地脱离了那片黑云，明亮了我的眼睛。霎时，一只白色的蝴蝶，精灵般从云缝中翩翩穿出，仿佛带着某种缥缈入魂的声音。我知道，那是月亮婆婆在歌唱。

我靠近。

这只鸟在我头顶来回转圈，蹦蹦跳跳，小爪子轻轻叩击我的头，啾啾地哀鸣着。

我突然反应过来，哇一声大哭。

我边哭边伸出手，手指像机关枪扫射扫着野小子们失声大喊：“别过来，谁也别过来……”

那一刻，我仿佛就是被野小子们围攻的那只鸟，那只鸟就是我，我的哭喊就是鸟的哭喊！

野小子们被我突如其来哭喊惊呆了，原地站着，谁也没过来。

我伸出双手，小心翼翼触碰头顶这只鸟，它居然没有像刚才从火边逃生那样飞逃。它没动，我用双手轻轻把它捧下来。

它在我双手中间瑟瑟发抖，肚皮毛血斑斑。我看见了它的一双黑眼睛——圆周的、惊恐的、可怜的黑眼睛。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看一只鸟的眼睛，突然心里一热，生出怜悯。

我把它带回家，放在空纸盒箱子里，用小碗装上水，在纸盒箱里撒上小米。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从纸盒箱缝隙看它，我经常一下午趴在纸盒箱边看它。

小鸟的伤渐渐好了，眼神却越来越暗淡，它常缩着脖子蜷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不知啥时起，我喜欢上这只鸟。想放走它又舍不得的犹豫，就像按在水里的皮球，刚按下又浮上来。

终于，一个晴而空的下午，我打开纸箱，小鸟一跃而起扑棱棱飞走了。

我再也和野小子们去打鸟。

一天下午我路过那片树林，看见几个孩子围蹲在一起，他们用细树枝拨弄一只被揪掉翅膀的蜻蜓。蜻蜓朝前爬，他们给它拨向后，蜻蜓向后爬，他们又拨向前，蜻蜓疲惫无力地乱爬。

我心底突然涌出超出我当时年龄段的悲哀。我走过去，一脚把那只蜻蜓踩死了。

我不愿再去那片树林。

我呆呆地望着站在低枝丫上的喜鹊，缓过神来，转身向山顶走去。

再见到这只喜鹊时，是在下山的栈道边的树林里。它正被另一只喜鹊追逐着，它怎么飞也飞不高，只能凄惨地叫着逃窜着……我急得团团转：小喜鹊，你的翅膀快快好吧，只有自己翅膀硬了，才能远离伤害。

翅膀硬了就能远离伤害了吗？若是遇到当年的野小子们呢？

一想到这，我不寒而栗。这一刻，我仿佛又变成了被野小子们围攻的那只鸟，那只鸟就是我，我的哭喊是鸟的哭喊！

“爸爸，你看，这么多小麻雀。”我身后传来一个稚嫩的小女孩声音。几只小麻雀正啄食小女孩扔给它们的一块面包，小女孩笑得眼睛弯弯的。

“现在的麻雀都不咋怕人了，爸爸小时候总拿弹弓打家雀儿，家雀儿被我们打得都可脏了，可不像现在这样。”小女孩的爸爸说。

“家雀儿是啥鸟？”小女孩仰起天真的小脸看他爸爸。

“家雀儿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小麻雀呀。”小女孩的爸爸笑着抚摸小女孩的额头。

几缕透过树缝隙透来的阳光，地上蹦蹦跳跳啄食面包屑的小麻雀，望着小麻雀的男人和小女孩，形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家小区几棵树下，经常能看到人们投喂给小麻雀的小米。小麻雀们呼啦啦从树上飞下来啄食，有人路过，要等到离它们很近才呼啦啦飞到树上，不等路过的人走远，又呼啦啦飞下来啄食。

人与鸟相依，和谐相处，彼此自在，共生共存。

人与自然臻于和美，阳光柔柔的，驱散我心中的阴霾。伤愈后的小喜鹊，会尽情享受这没有人类伤害的天空。

中秋(外一首)

明晓东

他们流浪在外的后人

柔软

风是柔软的 从高处的山梁
呼啸而来 树梢们很懂事
只需低下头 一万吨的力量
就会擦着几片黄叶掠过

水是柔软的 贴着坚硬的河床
让一匹匹马狂奔 踩着强劲的鼓点
石头们的坚挺 撞击着岁月的回声
它们从不喊痛 轻巧地绽放着
雪白的花朵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去路

夜是柔软的 轻轻地漫过来
一路风雪 安静的村庄
生活的各种滋味都被掩埋
我想我的心也是柔软的
无论怎样锋利的剑戟 也刺不穿
内心的盾牌 我只想安静地
看着它跳动 只是在面对美好的时候
隐隐地痛一下 悄无声息地滚烫
让泪水浸出眼眶



月亮的脸白白的 像极了村里
二十年前那个叫二丫的小姑娘
风扭着细细的身子 缠绕着
门前的老树 一摇一摆地
停下了声音 一个节令从中劈开了
一个无与伦比的日子 月半中秋
月圆人圆 年少的日子幸福无比

而我常常是在这样的日子
回想起童年 月光像水一样温柔
多少年了 村庄老去
连门前的喜鹊窝里也只剩下了
一对老态龙钟的鸟儿 最后的嘶鸣
留不住老去的时光 我像一只
失去巢穴的鸟儿 对着月亮
想起那些永远留在村庄的亲人
曾祖父、祖父 他们在老家的地下
是否也在喝酒赏月 记挂着



故园秋声

韩林池

风从远方袭来，翻越山岭，吹进车窗，凉凉相宜。盘山公路很长，我的心却充满雀跃，因为此行的终点是魂牵梦萦的老家，那是属于我的故园。

秋意从一下车开始。“嘎吧”，熟悉的断裂声告诉我，这是踩中了地上的杨树叶。通向家门的小路边栽着几株杨树，它们每年秋天都要“掉头发”，风越大掉得越猛，刚刚打扫干净的院落顿时就会一片狼藉，父亲曾多次念叨要砍掉当柴烧，一转眼又说还是留下，等树长粗壮了打几件杨木家具给女儿做嫁妆。然而时过境迁，我已结婚数年，除了旧房翻新时伐掉一棵，其余的依然好好地长在那里，比上次返家所见又高了粗了不少。叶子沙沙晃着，像是在欢迎我，更像是问候老朋友，热烈而亲切，我觉得我们都是幸运的。

老屋一如既往地寡言，如同送我离开时一样，用铁门简短的“吱呀”声回应此番归来。灶膛里噼啪作响，水烧开，锅气蒸腾，咕嘟咕嘟地冲击着铝锅盖。我像母亲曾经无数次做过那样，用搪瓷茶缸分次将开水灌入热水瓶，直到茶缸与铁锅底碰撞出熟悉的节奏，又从水瓮里舀新汲的井水继续续。野鸽子飞来了，扑棱棱敲窗，发现屋里有人，又咕咕叫着飞远。

云淡天蓝，原来的菜地成了龙葵和扫帚菜的乐园，龙葵的果实紫黑圆润，摘几粒一嚼，浆汁淡甜微酸，是小时候的味道；扫帚菜自由生长，成了跟我差不多高的植物，已然结籽，再不是能凉拌做菜的小野草，我跟父亲说今年可以绑好几个大扫帚了，父亲直言“现在谁还

要那东西”。也是，绑了也没人用，不如割了做柴！

虽然只是仲秋，白昼到底逐天变短，黑夜来得迅速。菜地清理个大概，便需要开灯照明了，索性搬把椅子坐到院子中间休息。乡野夜间气温低，只是微风就足以让皮肤起鸡皮疙瘩，但是对于刚刚劳动出一身汗的人来说，这风恰到好处。啜口热水，听见风催竹叶的声音从屋后传出，蟋蟀仿佛受了惊吓，四下草丛里此起彼伏伏全是它们的叫声，月亮自槐树林方向升起，汉白玉般的光泽衬得夜色如墨，蟋蟀声越来越响，天地间好似只余下这一种声音。怪道人言秋季凉夜如水，如此月色如此虫鸣如此风，所见所闻所感可不就如夜晚的河水一般凉意沁人。

更深露重，愈加明显的寒意提醒我，酷热将于此夜彻底终结。月华皎洁，施施然铺满了床，难得的放松和整宿酣睡，似能抵消离家之后的所有困倦。破晓零星鸡啼犬吠，唤人再次踏上离家的路途。父亲递过来俩布袋，鼓囊囊塞了土豆和朝天椒，一声“闲了带娃回来”伴着班车驶离的鸣笛渐渐飘远。

少年时向往远方，迫不及待背起行囊告别家乡，长大后，家乡又成了无数次渴望回去的远方。故园起秋风，声声都是游子的乡愁，是旅人对家的热爱和眷恋。然而没有谁可以始终沉湎于怀念，告别或重逢都是人生旅途的必修课，短暂回归停留，是为了整装之后的重新出发。风起帆扬，故园是我出发的源头，走多远，都会记得时不时回来看看。



商洛山

(总第2640期)

刊头摄影 齐国础